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清代述異

卷一百一十五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二

清代述異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复印

清朝野史大观

小横香室主人编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2 1/8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50001—57000

G7·2 全五册 定价 8.95元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二

清代述異目錄

黃教紅教
活佛聖籤
蒙古尊奉喇嘛
章嘉喇嘛
喇嘛教
喇嘛廟
河套喇嘛
喇嘛道術
雍和宮
歡喜佛
阿肌酥丸
回教之新舊派
回子阿渾所佩
回俗耐損
吳漁山入耶穌會

彌勒教	九	書院劍仙	二三
李齊風	九	劍俠附舟卻盜	二三
白蓮教之支流	九	指劍	二四
索額圖之義僕	一〇	劍術二則	二四
張羽軍	一〇	劍女與吳辰晉比劍	二五
尼菴女俠	一一	京師美少年	二五
江南北八俠	一二	鄧劍娥	二六
甘鳳池	一二	秋瑾	二九
小李將軍	一三	桃奴	三〇
盧虎兒	一四	東明寺異人	三一
揮霍侯傳	一五	陸桴亭先生	三二
深山大俠	一六	褚復生	三二
河海客	一七	劉國軒	三三
孫靜姑	一八	峨眉僧	三四
秀烟	一九	常州兩僧	三四
劍客題壁	二〇	莊叟	三五
白蘭花	二〇	記馬僧	三六
衛女	二二	朱道人	三八

名捕傳	三九	胭脂虎	四九	長脚秦	六二
喻生傳	三九	劉中丞如君	五〇	陳阿尖	六二
公子卻盜	四〇	女統領	五〇	滕家莊兄弟	六三
擲錢	四一	金統領	五一	城中盜	六四
王成孝拳勇	四二	孫鉦	五二	李氏二僕	六四
陸葆德	四二	雕弓	五二	紅衣女	六五
豪客途遇自述	四三	記大刀王五事	五三	馬賊	六六
六合達某拳勇	四三	記力士霍元甲事	五四	康八康九	六七
鐵胎弓	四四	專利特許	五五	崑秀阿寶	六七
僧與虎鬪	四四	南頂跑馬	五五	區新	六八
陳蓉醕	四四	綠林太守	五六	鐵算盤	六八
回人繩技	四五	賊按察	五六	京師偷拐之技	六九
雙刀張	四五	南海賊	五七	騙取佛身金珠	六九
馮克善技術	四七	菱塘海盜	五七	方九麻子	七二
沈金彪	四七	李鬍子	五八	插天飛	七二
馮鐵頭	四八	黃八子	五九	騙追寶石頂	七四
測字多力	四八	記齊王氏	六〇	鬍子大借質貂裘	七五
南海生	四九	燕子尾	六〇	人蟬	七五

幻術	七六	太原張玉姑之獄	八九	金山寺僧彌縫大獄	一〇三
是鏡之詭詐	七六	趙四圖姦兒殺案	九二	開辦釐金	一〇四
髯叟	七七	華邑兩命案	九四	陳鑑行乞	一〇五
訟師	七七	溫林氏案	九五	聖祖察熊文端遺疏薦熊本之虛僞	一〇五
刀筆吏	七八	淫婦誣翁	九五	包衣張鳳陽	一〇五
辯才可畏	七九	翁媳爭訟	九六	橫閭侍郎	一〇六
賭棍姚四寶	七九	南巡雜記	九六	煤駝御史	一〇六
拒賭會	八〇	宗室積習	九七	士大夫之諂媚	一〇六
南屏山捕蛇	八〇	清季內務府之豪侈	九七	某制軍爲乞丐	一〇七
丐捕火赤練	八一	崇文門關吏需索之苛	九七	應對舛錯之笑柄	一〇七
捕蛇藥	八二	崇文門兵役苛索	九八	煨冷灶	一〇七
四明哭丐	八三	交河黑王	九八	某申	一〇八
鄭板橋判富室賴婚案	八三	河廳奢侈	九九	仕途之險	一〇八
記徧行堂集事	八三	咸同間河工	九九	英中丞之浪費	一〇九
宛平獄	八四	道光時河工之奢侈	一〇〇	不倒翁	一〇九
西峯寺案	八五	賣友換孔雀翎	一〇一	還金	一〇九
劉第五案	八八	咸同時鹽商	一〇二	劉玉書巧遇	一一〇
青州丐婦案	八九	某總商父喪	一〇三		

清代述異目錄 卷十二

四

陳主事以武生爲眞英雄	一一一	某中丞外遇	一一九	掘藏	一二七
糊塗官	一一一	冒認丈夫	一二〇	藏物	一二七
官癖	一一二	楊翰林之悍婦	一二〇	玻璃硯	一二八
樞廷忌滿六人	一二二	吳編修之悍婦	一二一	銅人寫字	一二八
翰林院禁忌	一二三	推事李方與英婦離婚	一二一	建陽二寶	一二八
京師官場之稱謂	一二三	酒帝	一二二	焚旗	一二九
名刺不用拜字	一二四	功夫茶二則	一二二	木龍爲治河利器	一二九
某貴族	一二四	食量	一二三	奇觚	一二九
某福晉	一二四	吳白華賭飯	一二三	宮僚雅集杯	一二九
紅頂	一二四	吃飯何須問主人	一二四	楠木棺	一三〇
私法獨利	一二四	王寶望之豪侈	一二四	異鳥隨旛	一三〇
錢牧齋媚柳	一一五	煮熊掌法	一二四	甘肅藩署鶴	一三一
歐陽浩	一一五	嬰孩肉	一二四	獨秀山黑猿	一三一
定王笑語	一一七	禁鴉片遺事二則	一二五	國畜	一三一
禁令	一一七	欣悅覽之	一二五	太常仙蝶三則	一三一
兔園	一一七	德宅節禮	一二五	京師各部院樹木之瑞異	一三三
置妾	一一八	藏金券	一二六	浙川二詩	一三三
記于滄瀾事	一一八	銀魂	一二六	樹怪	一三三
崇禮防制姬妾	一一九	蘭陵莊氏	一二六	松頂寄生蘭	一三三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二

清代述異

黃教紅教

西番帕克巴爲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爲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卽班禪喇嘛。其名曰凱珠布格時。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遞相爲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卽如漢語稱僧爲上人。達賴喇嘛爲大宗。西藏謂之活佛。相傳卽如來後身。世世輪迴者。將死則自言托生處。其弟子往奉以歸。謂之呼必勒罕。如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爲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爲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傳襲其號。以掌彼教。蓋蒙古最尊重彼教。與黃教卽所以安衆。達賴喇嘛居前藏。曰布達拉。漢語爲普陀宗乘之廟。班禪額爾德尼居後藏。曰札什倫布。

漢語爲須彌福壽之廟。今熱河所建二廟。卽規仿西藏爲之。規制崇侈。中土所未嘗有也。喇嘛中又有所謂紅教者。黃教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競爭。達賴喇嘛及大呼土克圖。皆以此見重於諸部也。紅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呪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準夷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驗。然其教不甚行。故今入內地之喇嘛。皆黃教。其服色亦皆從黃。可一望而知也。

活佛掣籤

西藏喇嘛自宗喀巴興揚黃教。其徒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率言永遠轉生。以嗣其教。行之日久。徒衆稍有道行者。亦踵其轉生之說。以致呼畢勒罕多如牛毛。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資產者。及請託達賴喇嘛指其子姪爲的乳。互相承授。與中國世爵無異。高宗習知其弊。因習久難革。命製金奔巴瓶。設於吉祥天母前。遇有呼圖克圖圓寂者。卽揀其歲所產之聰慧者。書名於籤。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封名掣之。弊始絕。時謂活佛掣籤云。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卽僧也。非特近邊諸部落也。凡喀爾喀準噶爾及土魯番青海西番西藏等處無不虔奉。恐後喇嘛之首號。胡土克圖。猶內地所稱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達賴喇嘛爲大宗。謂之活佛。然西藏路遠。西北各部不能往參。則各有胡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大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每胡土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其一摩頂。便以爲有福。歡喜無量。并不必胡土克圖也。卽凡爲喇嘛者。諸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穹廬與居。宰羊馬奉酬。夜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然也。雖愚而可憫。然千百年來習尙如是。故國家於西北諸部。亦因其俗而加禮於胡土克圖。有時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衆咸挺而爲亂。達賴喇嘛出諭逐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怵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其明驗也是以上亦有國師號章嘉胡土克圖住京師之旃檀

寺。每元旦入朝。黃轎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爲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趙甌北嘗見章嘉顏狀殊醜劣。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

章嘉喇嘛

清代寵幸黃僧。並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祇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使誠心歸附。以障藩籬。正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然亦有聰慧之士生於其間。如章嘉國師者。西寧人。熟習佛教經卷。高宗優待之。嘗以法司案卷命師判決。師合掌曰。此國之大政。皇上當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人所敢預也。又寺與某相國鄰。師惡其爲人不與往來。其尤著者。爲折服哲敦番僧叛謀事。乾隆乙亥阿逆之謀。既露。誠勇公命喀爾喀親王額林沁伴之入覲。額中途泄其謀。故縱阿去。高宗怒。賜額自縊。故事元太祖裔無正法者。諸部蠢動曰。成吉斯汗後從無正法理。推其兄

哲敦國師爲主勢頗叵測。師時扈從木蘭。以其事告之。師曰。皇上勿慮。老僧請折簡以消逆謀。因夜作札。備言國家撫綏外藩。恩爲至厚。今額自蹈罪愆。上不得已置之於法。乃視蒙古與內臣無異之故。非以此盡疑外藩有異心也。如云元裔卽不宜誅。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況吾儕方外人。久已棄骨肉於膜外。安可妄動。噫。相預人家國事也。遣其徒白姓者。日馳數百里。旬日達其境。哲敦已整師。刻日起事。聞白至。嚴兵以待。坐胡牀上。命白匍匐入。白故善遊說。備陳巔末。哲敦已折服。更讀師札。乃善遣白歸。其謀乃解。師守戒甚嚴。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典。盡識其字。亦可謂彼教中篤行之士。

喇嘛教

喇嘛一教。較浮屠天方尤爲誕罔。其人狡悍陰鷲。飲酒食肉。被服鮮麗。習技擊。娶婦女。無復戒律。其中又有紅教黃教之別。黃教能畫符治病。喇嘛經紅教至能攝人生魂。睚眦之讐。呪詛立死。其演法則有跳布札放鳥卜藏諸技。其喇嘛經則有吉祥天母大遊戲迎新年龍王水寶匣沐浴諸名目。其皈依釋迦金剛毘盧藥師無量壽

諸佛。則又似與浮屠同出。其髡首不蓄髮。亦同。定例凡祈禱雨雪救護日月食。皆令演法。喇嘛經而長年承應內廷者。至數十百人。之衆出。則橫行街市。莫與誰何。糜帑惑民於義。無取。蓋有清龍興之初。喇嘛效順最早。而其術盛行東土。又夙爲蒙古諸部落所崇信。故優禮彼教。政以羈縻外藩也。

喇嘛廟

多倫諾爾北約一二里。爲喇嘛廟。內有二大廟。一聖祖駐蹕後勅建者。爲內宗寺。規模宏敞。象太和殿。一蒙古王公合力建造者。爲外宗寺。尤爲宏大。又小廟十餘。爲蒙古各旗所建。名曰倉口。其山周圍約二三十里。曰風水山。禁牧採者。云恐壞風水。喇嘛廟東北約二百里。地名經棚。爲熱鬧鎮市。又東北二百里。入內蒙古界。俄華商人非有護照不得入。若入。輒被土人殺死。無業華人不敢入內。故其地無盜賊之警。其護照領之多倫諾爾廳具華蒙二文。有領之部中者。則名大單。沿途不復完稅。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吉璵)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尙佛教。距榆三百里外。爲研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浦。古羅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玻璃瓦。殿名藏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爲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箇。舊長可五寸許。製甚巧。有機杼之開。便成蓮蕊。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各有一佛臥焉。楹之西爲馬頭佛。一佛坐以俟。馬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猙獰。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壩下。左刀矛。右幡幢。少北皆虛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度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牕。牕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卽大喇嘛說

骨處。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啟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密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都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孟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孟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以人脛骨作管。銀簫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入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爲獲福矣。復用柏樹一枝。綴五色小旗。並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於柏樹之旁。其鏃或以金銀爲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澇。亦往祈焉。早則喇嘛以首頂瓷鉢水禱於山。以口噴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噴之。雨卽分雲而下。澇則左手指間指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瓶。右手念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卽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卽

愈。或其中人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顛。自呼曰某鬼爲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基者爲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屠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湏牛羊耳。

喇嘛道術

世傳喇嘛世世相傳。有神識不滅之說。近日某報載比國催眠術。能令人言其五十年前事。可見輪迴之不誣也。以余所見。陝右某君。即能斯術。云恍恍惚惚。意念所觸。覺此身前爲樵夫。在一山中種菜伐薪奉母。娶妻生二子。年四十餘。以下事不可知。蓋瀕死矣。某君云。昔奉差河湟。居大青山喇嘛寺。歲餘有大喇嘛者。與之相善。授之靜功。及秘密咒。令先學入定之法。初作時。萬念紛起。則以咒力禁壓之。七日以後。念稍淡。而胸中沉悶。若有大憂患者。然莫可端倪。以問喇嘛。喇嘛曰。此進境也。當先過此關。庶幾乃至道耳。如是者又十餘日。日惟誦咒。幾千萬遍。心漸平靜。而本生所作所爲者。一一如在目前。閉目輒親歷其境。始猶在數年以內。已而漸遠。乃至兒童啼笑之際。己身亦儼然瑤佩綸紉也。終不動。每

至憂喜哀樂極難堪之境。輒持咒以忍之。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劫魔也。必勝之。毋爲所動。不然且狂。於是力忍之。忍之既久。頓覺心地澄明。空濛洞徹。無有上下古今左右內外。不禁喜躍曰。得之矣。以告喇嘛。喇嘛曰。此虛光也。何輕易。乃爾凡盈虛消息之道。七日來。復子方虛而未盈。消而未息。七日以後。魔將復來。不爾。十四日亦必致敗。其慎之。某君退。七日果覺沖漠不極。渺冥無際之中。忽然若無著者。瞿然生戒心。慄然生懼心。勉強持咒力求克之。已而蒼蒼莽莽之中。忽然有天地有日月。有人有己。則又歷歷在目矣。但持咒稍懈。即現於前。一力持咒。便覺稍間。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前生也。然觀君道力不能尅矣。當惟以俗情尅之耳。某不信。如法更行之。終不能驅除也。乃求術於喇嘛。喇嘛令之博奕飲酒。淫婦人。恣遊獵。以自遣。自此始絕欲。更從喇嘛學喇嘛曰。術不可以再瀆。然至今但跌坐凝神。亦隱約可睹也。某君又云。喇嘛神氣至靜。兩眸作青色。炯炯逼人。嘗問以轉世之由。曰。人本無輪迴。惟以業力輾轉相引。故至於此。曰。子已稱呼土克圖。何以仍有輪迴。曰。以道力未

堅故數世以後至多五世。便不須復來。今號爲世世不絕者。皆番民臨時妄作耳。惟間有天資亮亢者。一經觸悟。立地證成。則又轉輪數世。以淨業根。故至今喇嘛之中。雖無一人屬當日眞身。而高僧仍自不乏也。懋功廳山中有大寺。喇嘛數以千計。而不守戒律。動輒淫劫。番漢百姓。或識之以告寺中。大喇嘛輒怒。反坐人民。以誣告之罪。然其間僧衆往來。初無限制。亦無名籍。喇嘛每出行。劫訖。出所劫者。門途次所首遇之神祠。不問爲何種神祇。仙佛。輒入拜禱。懺悔以銷罪孽。然後分贓以行。更遇則前趨不顧矣。居民每被劫。往往集衆持械。急求之附近神祠。十得八九。輒圍而殲之。大喇嘛不問。亦不知也。其所用不但無火器。並無刀矛。惟斧鉞。鋤鎚。鞭簡等械。以爲此神明所持。無往不利也。其愚如此。然以人衆勢大。又得番俗崇信。故雖地方官亦畏之。此蜀人某爲余言。

雍和宮

雍和宮在安定門內。爲西藏喇嘛所居。喇嘛紫袍紅帶。足布靴。能操北京語。宮之建築絕巨。紅牆黃瓦。氣象巍

然。前爲昭泰門。中爲正殿。殿五楹。佛座前有景泰藍香爐。若燭檯。高可七八尺。清乾隆帝之賜也。兩旁列羅漢十八。金碧炫目。惟殿宇宏深。終歲閉。有客則啟。藉取微利。故光線黝黑。微聞穢氣。餘屋皆然。旁殿有歡喜佛十餘。玻璃爲龕。垂以綢幕。揭視之。秘戲雜陳。殆所謂事事無礙者歟。有婦人裸臥。與一巨牛交。更數人伏於牛身。者有男女裸抱。而項間腰際。懸人頭。疊疊者。壁間懸圖幕。以黃綢去幕審視。亦復如是。且多人與獸合。不知何說。游客欲觀此。必更納資。又必先扃戶。而後出以相示。寺僧蓋奇貨居之也。誦經室中有鐘磬。鐃鼓諸法器。製皆絕巨。有銅喇叭二事。各三節。抽觀之。長丈許。吹之作獅吼聲。殿後爲樓。樓三層。中供如來金身。高八丈。又二尺。自地達屋頂。別有達賴班禪兩像。金面而錦袍。謂是清乾隆時來中國者。寺有喇嘛千餘。由政府給糧。每人月一元。

歡喜佛

歡喜佛作男女交媾狀。種類甚多。有男與雌獸交者。有女與雄獸交者。相傳出自蒙古。因佛教盛行。人多習於

獨身主義。以結婚爲極惡。於是人種日衰。一部落中不過數人。某僧悲之。恐人類之絕滅也。遂幻其說。謂交媾本佛所有事。製爲各種雌雄交媾狀。名之曰歡喜佛。獨身之俗漸消。後盛行於滿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風大甚。男女無別。昔滿清宮中之交泰殿。卽供奉歡喜佛之所也。

阿肌酥丸

京師黃敎喇嘛治病之藥。有所謂阿肌酥者。丸藥也。形如菽豆。作丹砂色。又名子母丸。分牝牡二種。以牝牡二粒置淨瓶中。嚴封其口。供養於淨室中。每日清晨焚香呪之。至四十九日。則滿一瓶。取治百病。據云無不效者。余昔年寓光稷甫侍御家。曾見之。乃一宗室顯者所贈。光氏雖得之。亦不敢用也。

回教之新舊派

嘗見西史新舊敎之衝突。幾成莫解之仇。卒之新敎近情。人人皆向之。舊敎亦不得不漸相混合。豈知回敎亦有新舊耶。回敎有天經三十部。相傳穆罕默特所著名。曰甫爾加尼。凡三十卷。六千六百六十六章。隋開皇時

始傳其敎入中國。此舊敎也。新敎有閩煞力毛魯的兩經。言馬聖人爲華人鋸解以死。回民誦至此則蹙踊哭泣。（按此事不見於紀載）甘肅河州有四大門宦之目。他屬所無。四大門宦者。一曰穆扶提。猶蒙古語之巴圖魯也。又名臨洮拱拜。一曰華寺。其中有舊敎有新敎。新敎不雜髮。令與鬚相埒。舊敎則否。一曰白莊。以地得名。一曰胡門。以其始傳敎者多髡。因以名其敎。此外又有大拱拜。畢家湯拱拜。張門拱拜之屬。大拱拜最古。而胡門之起。不過五十餘年。拱拜者。以祀其始傳敎之人。傳敎者既有拱拜矣。而其子若孫。因得世其業。核力法者。爲門宦子孫之通稱。一麻目。爲寺中之領拜。而房（音夾）自副。房字。字書所無。俗讀若歌甲切。胡門一名紅門。大清順治五年。涼州回米喇印丁國棟叛。乾隆四十六年。循化新敎馬明心。蘇四十三。以仇殺舊敎因而作亂。四十八年。其黨伏羌阿渾田五復叛。咸豐同治年間。西寧夏馬化龍。馬桂元叛。光緒二十一年。循化韓奴力叛。皆不久平定。回敎中所謂罕植阿渾者。朝西域之尊稱。阿渾。猶言塾師也。考乾隆四十六年。有諭旨禁

習新教。以上節采光緒二十三年河州知州楊增新通稟。

回子阿渾所佩

同年徐星伯學使自伊犁歸。攜一小圓錢盒相示。大如拇。上鑲銀文絕細。遠觀儼若草蓀子狀。下有鏤。所以筭開闔者。上有鈕若洋表之環。闕之蓋之裏色。赭底之裏色銀。其中有翠色小雀。紅其首。罩以玻璃。如指南針。但雀之首西向。云爲回子阿渾所佩者。回俗每日以未後五時向西禮拜。蓋其祖國在西。故禮之。且以送日也。此物惟阿渾之最尊者方得佩之。蓋出於藏地。卽回疆亦少有得之。甚不易也。星伯過葉爾羌時。遇克什米爾部人。貨得之。其名曰克關勒拉。

回俗耐損

耐損。回俗大異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歲以下。勢前必小割一刀。名曰耐損。其禮擇日請阿忒（阿忒者老師傳也）至其家爲割之。親友咸賀。有以禮物饋遺者。富家仍置酒饌。留賀者飲食。此禮不可解。臨清李鼎和言其鄉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臨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

教皆然也。當訪之。

吳漁山入耶穌會

漁山與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飄渺。凌虛迥異。平日相傳其後竟從西教。故有浮海不歸之說。然無確證也。王潤甫汝玉昔嘗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珊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臥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卽道人埋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登鐸。德行敦。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言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撫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爲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

言故特假細事爲藉口耳。

彌勒教

彌勒教不知始於何時。大抵慈團五倫之類。其教偏行各省。而江浙爲尤盛。先有杭人須天衡者。崇奉此教。自言其七世祖某。爲彌勒下世。親授珠經三勸人持齋修行。身後不入輪迴。皆歸佛國。每月朔望。必集衆誦經禮佛。名曰上供。入教者不論男女。皆引進拜師。師爲之飯。依取名。升表給牒。并演易卦爲宗派。亦分職事。行能出衆者。則有清書班首諸名目。同教相遇。必問何卦派。何執事。然後敬尊卑。南邑楊維忠。教中班首也。徒黨甚衆。乾隆二十七年。聖駕南巡。楊徒康倫姐等。獻經於姑蘇。行在上初未諭。溫語遣之。回變後。徧詢閩臣。知爲劉福通之流。明年簡命李因培爲江蘇學政。陛辭時。上面諭密訪邪教。及李案臨松屬。是教適被讎家首告。卽命州縣拘爲首者訊之。甚至挨戶查拿。攀累頗衆。時尹文端公總督兩江。因命在案結題。不必株蔓。人心始安。須楊二人一斬一絞。此外軍徒流杖者十餘人。聞須係浙江廩生楊亦南。邑名士立念偶誤。遂至殺身。亦可歎也。

李齊風

山左李齊風之教。累傳不絕。其戒律有不納妾不沐浴等五事。聞蒙古相國榮慶。江右毛質君。護督慶蕃。皆奉其教也。榮相國不沐浴三十年。晚始納妾。毛亦有姬。殆背戒律矣。又有泰州王隕朋。云亦受其教。前年寓蘇垣。嚴衙前傳授不絕。日常說教。褒操莽抑孔孟。此則與榮毛所說宗尙理學者異。然實君寓蘇州。與隕朋日相過從也。

白蓮教之支流

前清秘密社會。多出於民季遺民。有三祖教者。俗傳謂白蓮教之支流。又有無爲教。檀香教。諸色目。每歲教民大會點蠟一次。其法煎蠟油於鍋。以燭芯蘸之。彼此相傳。大約取傳薪之義。又有坐法船摸姻緣。諸名目。惟踪跡秘密。非在教者不得入觀。其事之如何。誠不可知。有老儒施星渚先生。曾入其教。年餘而出。或問其內容。答云。明季遺民之所爲。傳者失其意耳。其教主每年各處一到。收教內之酬費。庚子之歲。拳匪肇亂。無爲教亦響應。先事破獲。搜得偽印文牒會單。確有不臣滿清之證。

據其牒文年號。作大中國庚子年。國字作國。不稱大清。光緒年號。會單分作八卦。某隸某隊。某隸某隊。似尚有部伍軍隊之意。其禱告之辭。直對玉帝。頗覺奇離。因知施先生之言爲不謬矣。

索額圖之義僕

索相當權時。性貪黷。一時下屬多以賄進。然多謀略。三藩用兵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要。吳三桂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脩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頰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領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身至其地。料理軍書。竟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賢。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仍投公邸中。執奴僕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客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

張羽軍

張翬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飲。性善交游。重然諾。卽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父於京師。

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一見傾倒。賓於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翬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爲贈。翬固辭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則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於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國戚。且數以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岐之語。投之必能納我。初泛長江。由毗陵潛達姑蘇。一日山塘晚市初罷。翬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翬出見。乃寶也。翬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爲我知己。被罪出亡。於國法無赦。留者罪與之均。今窮而歸我。畏法則執而首於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張儉。義聲炳於千秋。敢告嚴君。將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義乎。翬父張目奮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幘哉。其留之。因致諸窟室居焉。先是寶出奔時。九重震怒。命人索天下寶。寄翬日久。恐事露累翬。乃與故所善鄒生謀。更移無錫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翠華南巡。寶之僕告寶謀逆。且歷指所匿處。